

文学人类学视域下《尤利西斯》的饮食秩序研究

冯嘉怡

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爱尔兰当代意识流书写经典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中有大量饮食书写。在古希腊史诗传统与后世素食主义思潮中，饮食规则常被用以确立神、人、兽之间的秩序边界。而乔伊斯通过主人公勃鲁姆的日常饮食实践巧妙的消解了这一建构：他将神圣与世俗并置，使饮食回归为能量补给与生理循环的物质实践；以杂食状态超越素食与肉食的二元对立，其素食冲动源于对生命的共情而非对教条的盲从；同时模糊人与兽的界限，引导人们正视人性的完整与复杂。本文将从文学人类学视角切入，深入挖掘书中的饮食仪式，旨在揭示人类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探寻作品背后所呈现的人类学意蕴。

【关键词】：《奥德赛》；《尤利西斯》；文学人类学

DOI:10.12417/3041-0630.26.06.102

引言

詹姆斯·乔伊斯的爱尔兰当代意识流书写经典之作《尤利西斯》中存在大量饮食书写。饮食规则在传统仪式中形成，通过对食物的分类与规范，区分神圣与世俗、文明与自然，从而构建起稳定的文化秩序。在古希腊传统中，祭祀仪式以特定饮食流程确立人与神、人与动物的边界，使人在宇宙秩序中获得稳定位置。韦尔南指出，“凭借饮食规则的实行，人被确立在他固有的地位上……在希腊祭祀中，处于同样的平衡要求，祭祀者、牺牲、神通常都完全不会相互混淆。”^[1]由此可见，饮食规则背后是一整套文化秩序的建构。即便繁复的祭祀仪式在现代社会逐渐简化，日常饮食依然承载着文化规约与价值认同。维萨认为，吃饭是一种放松仪式，人们借此选择同伴并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补充能量，重塑人性和交际关系。^[2]人们对吃什么、怎么吃、为何吃的选择，深受文化逻辑影响，背后体现着对秩序的认同与遵循。而在《尤利西斯》中，勃鲁姆的饮食实践则呈现出传统秩序向日常化与世俗化的偏移，将洁净观念更多地落实于物质与现实层面，使人神、人兽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由此探讨人性的完整面貌与日常生存的本真状态。

1 饮食中人神关系的日常化转向

在《奥德赛》中，饮食规则依托祭祀仪式展开，以规范的流程表达对传统秩序的尊重，确立人与神之间的层级关系。仪式强调秩序与先后，体现出传统宇宙观的稳定结构。在《奥德赛》的叙事逻辑中，违背饮食规范会带来惩戒，其根源在于对传统秩序的背离。无论是因吃下基尔刻的食物而被变成牲畜的船员，还是因吃下日神的神牛而招致宙斯雷电的船员，皆因逾越饮食边界而承受相应后果。这一惩戒强化了饮食规则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

而在《尤利西斯》中，饮食逐渐脱离仪式框架成为日常生存的基本实践。主人公勃鲁姆的日常饮食既无仪式性环节，也不严格遵循传统饮食规约，体现出传统秩序约束力的相对弱化，现代饮食由此更贴近个体生存需求。在《莱斯特鲁戈尼亚》一章中，乔伊斯将原本被区分的神圣与世俗并置，使人神之间的等级关系在文本中并置。勃鲁姆联想“想象饮那些琼浆玉液就像在喝电光：神食。雕塑成朱诺式的可爱的女性身体。永恒的美。可咱们呢，从一个孔里塞进吃的，再从后面一个孔里出来：食物、乳糜、血液、粪便、土壤、食物：必须得像给火车头填煤那样不断地喂。她们没有。”^[3]勃鲁姆将神性形象与人体生理过程并置思考，把饮食理解为能量补给与生理循环。他认为饮食是生理过程的一种循环：进食-消化-排泄。正如火车需要燃烧煤炭来维持动力运转，而人则是通过进食。勃鲁姆以日常视角看待饮食，饮食呈现为生存必需的物质实践，传统意义上人与神、精神与肉体之间的严格界限被日常经验所淡化，不再以等级对立的方式呈现，而是成为一种可被平凡观察的生命现象。

2 饮食中素食二元困局与突围

西方素食主义受到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深远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灵魂通过转世或是轮回而达到不灭的状态，因此各种生物之间有着亲缘关系。食用动物肉等同于同类相食，会玷污灵魂并阻碍其净化。直至19世纪素食思潮进一步发展，与道德关怀、身体观念相结合，既被视作对生命的仁慈，也被理解为对欲望的自律。同时，解剖学与营养学的发展为素食提供了现实依据，约翰·卫斯理等人将素食与身体洁净相联系，形成以饮食自律追求精神提升的观念。素食成为

作者简介：冯嘉怡(2000.1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兰州交通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实现道德净化的途径，人通过吃素摆脱不洁，从而趋近精神追求。

在传统秩序发生变化、科学与现代观念兴起的背景下，素食主义以饮食选择构建新的价值秩序：以素食指向洁净与道德，以肉食作为禁忌，形成“精神追求一人一动物”的层级结构。素食成为实现道德净化的途径，人通过吃素来摆脱不洁净，从而趋近精神追求。然而在这一秩序中，动物依旧被放置在底层位置。一方面作为肉食的提供者，动物被视为导致人灵魂与道德堕落的源头；另一方面依据灵魂转世理论，动物又是人竭力避免堕入的可悲命运。辛彩娜学者指出，“素食主义者试图通过控制自我欲望来抵御兽性对神性的侵蚀，因此，包括“吃”在内的一切与身体相关的欲望都必须被克服和净化。^[5]”

在饮食上，杂食者形象的勃鲁姆拒绝接受素食主义所建构的秩序结构，超越了素食与肉食的简单二元对立。他是一个难以被素食主义二元框架归类的模糊存在。这种无法分类的状态，使他跳出了既定秩序的束缚。正如那些无法被归类、被视为“不洁”或“危险”之物往往被排除在秩序之外一样，勃鲁姆的饮食形象也因此游离于主流饮食规训之外。勃鲁姆的素食冲动并非源于对素食主义体系的完全认同，而是源于对生命的共情与怜悯。他理解素食主义对生命的尊重，也在自身感受中呼应这种关怀，说明道德与善意并非专属某一种饮食方式，而是内在于人性的品质。勃鲁姆对素食主义持有理性的审视态度，从身体感受出发提出自己的质疑。他认为素食并不一定带来更舒适的身体体验。“他们说吃素对健康有好处。可是肚子里气多水多。叫你一天到晚跑茅房。就像得了气胀病一样糟。^[6]”而从素食的味道上，勃鲁姆认为“荒唐。也太咸。他们做的时候放苏打。害得你整夜得守在水龙头边上。^[7]”由此可见，勃鲁姆并非出于对素食教条的信仰而选择素食。勃鲁姆在《莱斯特鲁戈尼亚人》一章中的素食冲动，源于对伯顿饭店肮脏用餐环境的生理与心理排斥。勃鲁姆形容食客们的吃相为“畜生样的吃样儿^[8]”，他感到恶心“在这儿一口也吃不下^[9]”“走了。我恨吃相下作的食客。^[10]”伯顿饭店肮脏的用餐环境让勃鲁姆反感，犹如进入牲畜屠宰场一般，因此产生“吃或者被吃。杀！杀！^[11]”与后文中牲畜市场被宰杀的动物形成呼应。正是这种对粗鲁的进食方式的厌恶，促使他转向了相对清淡的奶酪三明治。值得注意的是，素食主义在历史上曾借助对屠宰场残忍景象的揭露来推动自身发展。而乔治·多德在《伦敦的食物》一书中指出，素食主义者的道德优越感，建立在人们“在食肉习俗形成之前，虚伪地回避这一必要环节^[12]”的基础上。而勃鲁姆则不同，他喜爱肉食，但能够对生命产生真实的同情。这种同情推动他做出偏向素食的选择，却又不陷入素食主义的二元秩序与道德优越感之中。他的杂食状态，恰恰使他摆脱了非此即彼的秩序规训，彰显出人性中自发而真诚的善意与关怀。

进一步地，勃鲁姆所理解的“洁净”，更多指向环境、卫生与行为文明，而非灵魂层面的净化。他反感肮脏混乱的用餐环境，认可整洁文雅的就餐氛围，将洁净落实于可感知的现实场景之中。在勃鲁姆设想的公共食堂中，人们混杂在一起吃饭，细菌丛生，餐桌礼仪全无。在不文明和不卫生的饮食环境下，勃鲁姆产生了素食冲动，“素食毕竟还是有些道理的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味道好当然大蒜味儿不好就像那些意大利手摇风琴师身上散发出清脆的葱头、蘑菇和块菌的气味。^[13]”换言之，勃鲁姆之所以认为素食“有道理”，并非因为其精神层面的净化功能，而是因为素食（植物）相对于肉食更为干净、不易破坏用餐礼仪与环境。他的落脚点是现实的卫生与文明，而非道德的升华。这一标准在勃鲁姆的其他饮食场景中得到印证。在奥德蒙饭店吃晚饭时勃鲁姆赞赏其环境干净、食客文雅；在沙滩边回忆伯顿饭店时，他再次厌恶地想起食客们“用牙龈对付软骨”的吃相，所反感的依然是环境的肮脏与行为的不文明。最能体现勃鲁姆洁净观的是他对“脏物反能净物^[14]”的物质循环式理解。在吃完早餐后去上厕所时，他望着园子设想种菜，认为泔水、动物粪便与灰烬是最好的肥料，能够改良土壤、滋养蔬菜；牛粪的覆盖层能够洗干净脏皮手套。在他眼里，粪便、泔水等看似肮脏之物，在自然循环中反而成为滋养生命的洁净之源。由此，洁净回归于自然与现实，脱离了抽象的精神对立，成为一种可被感知、可被实践的物质性存在。

3 饮食行为中人的自然性与文明性并存

无论是古希腊传统还是后世的文明秩序，人常以饮食方式区分自身与动物，以此确立文明身份。但从勃鲁姆的观察来看，人的形象在文明与自然之间滑动，由非文明的人到像动物的人再到肢体动物化，使得饮食秩序下的边界趋于流动，促使人们重新理解自身。

《尤利西斯》的第八章对应《奥德赛》中莱斯特鲁戈尼亚人的情节。在书中“既不见牛耕的沟影，也不见人手劳作的痕迹...这里可能住着何样的生民，吃食面包的凡胎^[15]”指出莱斯特鲁戈尼亚人放牧但不事耕种。而之后奥德修斯发现他们以人为食后认为这群人“不似凡人，实是巨怪（倒像是巨灵）^[16]”。不事耕种、不吃面包、吃人的莱斯特鲁戈尼亚人，实质上与吃生食的动物一样被划入非人的行列，与文明人相对立。而在《尤利西斯》中，让勃鲁姆产生不适的并非远方的异族，而是城市餐厅里不加节制的进食场面。勃鲁姆因为看见人狼吞虎咽而感到恶心和恐惧感，与奥德修斯乘船逃离莱斯特鲁戈尼亚人的恐惧形成呼应。当他走到公爵街撞见贪食的小狗在街边呕吐后又舔食时，更将众人狼吞虎咽的状态与动物的本能行为相联系，体现出在所谓文明社会里人的自然欲望同样强烈。传统仪式以饮食确立人与动物的界限，而现代日常饮食则让这种界限趋于模糊，使人在欲望驱动下显现出自然本相。

贪食历来被视为需要节制的倾向。在《神曲》中，堕落于自身食欲的饕餮者在地狱会被赛比罗剥皮撕裂。在《奥德赛》中，为满足食欲而不审慎的人被基尔刻变为动物，以惩戒提醒人保持理性与节制。千百年来，作家通过呈现人类因贪食欲望而受罚或陷入困境来警醒世人。然而在《尤利西斯》中，人们沉溺于食欲却缺少反思，在本能驱动下失去行为分寸。在《奥德赛》中人与动物的界限分明，人不接受自己被变为动物，将其视为一种惩罚。因此被变成猪的人“他们跑入猪圈，放声哭叫^[6]”在恢复人身后他们“认出我来，一个个走近身前，抓住我的双手，悲恸的欲望揪塞在我们心间，房居里哭声震响，悲楚至极。^[6]”在荷马史诗的世界中，沦为动物意味着失去人的身份，也意味着回不了人的社会，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尤利西斯》的《基尔刻》夜城荒诞的幻境中，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自身与动物杂糅，他们长出动物的肢体，并像动物一样行动。而勃鲁姆在极短的时间就接受了自己沦为被分食的猪崽的命运。“说不定我会叫人把你拖进马棚杀了，用烤肉扦子穿

起来，涂上香油，像烤乳猪那样烤好，就着烤盘里的脆渣儿，配上米饭、柠檬或葡萄干酱，一片一片地消受你的肉……勃鲁姆尖叫，害怕地反转身。^[3]”这一描写并非贬低人性，而是以夸张方式揭示了人始终带有自然属性，文明与本能并非完全对立。《尤利西斯》通过饮食场景中人与动物界限的模糊化，挑战了传统秩序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引导读者正视人性的完整与复杂。

本文以文学人类学为视角，围绕《尤利西斯》中的饮食书写，通过与《奥德赛》的对照，阐释乔伊斯对传统秩序的现代重思。在古代史诗传统中，饮食规则用以确立人神等级与饮食禁忌；在后世的素食主义思潮中，饮食则被用以构建精神净化的道德秩序。而《尤利西斯》通过主人公勃鲁姆的日常饮食实践，使上述传统秩序走向世俗化与生活化，将饮食还原为生存实践与身体经验。作品由此呈现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彰显出对完整人性与生存本真的深切关怀，为理解现代个体的身份建构与生存意义提供了富有启发的人类学视角。

参考文献：

- [1] 韦尔南·让-皮埃尔.《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9.
- [2] 维萨.饮食行为学:文明举止的起源、发展与含义[M].刘晓媛,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21-33.
- [3] 乔伊斯.《尤利西斯》[M].刘象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112-870.
- [4] Gregory,J.Of Victorians and Vegetarians-The Vegetarian Move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M].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7:90-99.
- [5] 辛彩娜.乔伊斯的食物书写[J].外国文学,2019,(06):132.
- [6] 荷马.《奥德赛》[J].陈中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84-189.